

讲述历史  
袁汁袁味

## 23 疯子当天皇,天皇当和尚

白殿下。可见,关白和天皇家虽然没有血缘关系,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又不属于臣下,而是代天皇行政的人。

特别有意思的是,日本第63代冷泉天皇继位的时候就是一个疯子,为什么选个疯子当天皇呢?可见天皇这个位子根本就没有什么用,谁当都行。再加上藤原氏愿意让疯子当天皇,因为疯子当了天皇根本不管事儿。

那么这个疯子到底疯到什么程度呢?除了男女之事他懂,别的什么事儿都不懂,傻头傻脑,语无伦次。所以,藤原家非常喜欢这个疯子。这个疯子最喜欢干的事儿是放火,每逢有火灾的时候就高兴得大唱大跳。藤原家就告诉天皇的左右,你们看着点儿天皇,他要放火你们就由着他,让他放,只放小火,别放大火,别把京城整个儿给烧了,别的地儿你就让他放去吧。

冷泉疯疯癫癫的,一直到62岁才死。

第65代花山天皇是个才子,精通汉诗,对政事特别关心,非常希望能以天皇的身份亲政。

他想亲政,显然是藤原家不愿意看到的。当时藤原家的家主是右大臣藤原兼家,藤原氏的女儿也占据了花山天皇的后宫,可惜花山天皇并没有子嗣。本来有一位藤原家的女儿怀孕了,8个月以后却流产了,花山天皇哀痛异常,

茶不思、饭不想。兼家一看,机会来了,派自己的儿子道兼去劝天皇,要天皇信佛,修行忏悔。

道兼给天皇讲:您这个爱妃流产,可能是您的前世有孽障。陛下必须在佛前忏悔,最好的办法就是出家。如果陛下要出家,小臣愿意追随。

道兼再三给天皇讲因果报应、人世无常,凭三寸不烂之舌居然就把天皇给说动了。天皇决定去做和尚,计划与道兼夜里从宫中秘密出发,到郊外的寺庙去剃度。

出发的这天晚上,月明星稀,夜色甚好。天皇刚出门,有点儿后悔,舍不得锦绣江山,就跟道兼讲:月光太亮了,朕怕有人看见。

道兼就怕天皇心生悔意,心想,我的任务就是忽悠您出家,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,哪能就这么功亏一篑呢?于是急忙说:给您约好的剃度师傅在那儿等着呢,您堂堂天皇,怎么能食言呢?您不去不合适,更何况三件神器都已经转移到东宫了,陛下快去吧。

道兼说完,不由分说牵住天皇的手就走出宫门。君臣二人赶到庙里,皇上一到,老和尚就取出剃刀,给皇上落发。袈裟一披,皇上就成了一个小和尚。

这个时候,道兼忽然跪地向皇上告别:微臣出发的时候没跟父母说,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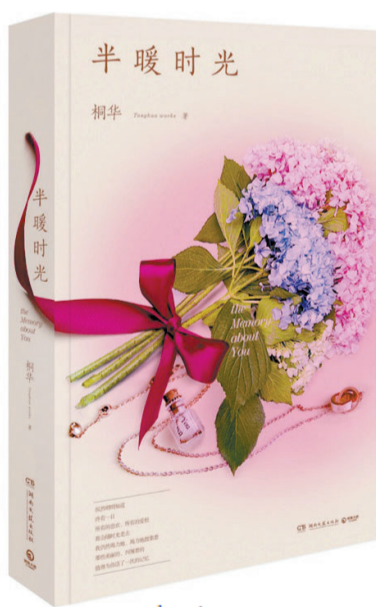
来我应该陪您一起出家的,但是我要不禀告父母就此出家就是不孝,我回去跟父母说一声,跟双亲告别后再回来陪您出家。

道兼这一走,再也不见踪影了。花山这个时候才19岁,在位不满两年,就被权臣忽悠得出家当了和尚。不过他出家之后一心修行,很有成就,是一位高僧,41岁的时候安详地圆寂了。

日本国自打藤原基经开始摄政以来,接连几代天皇都是藤原氏以外戚的身份摄政的。藤原氏自己家的享用,不管是车马服饰还是宫殿园囿,和天皇没有什么区别。不过藤原氏倒也从来没有想过篡夺皇位,严守着天皇有权威、藤原氏掌实权的既定规则。天皇是礼仪方面的象征,是最高精神领袖,藤原氏是日本实际行政的总负责人。但是到了朱雀天皇在位的时候,日本的一位武将发动了叛乱,自立为天皇,这种事儿在日本历史上只发生过这么一次。

这个叛乱的武将叫平将门,也是皇族出身,祖父是桓武天皇的曾孙高望王。咱们讲过,天皇养不起那么多孩子,就把他们降为臣籍赐姓,高望王被任命为上总国的国司。

(摘自《世界历史很有趣:袁腾飞讲日本史》袁腾飞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)



青春足迹  
温暖记忆

## 25 求职的烦恼

研上,坚决不分心。

最让人意外的是刘欣晖,她居然成了颜晓晨宿舍第一个拿到工作聘书的人。之前,连刘欣晖都认定第一个拿到工作聘书的人不是成绩优异的颜晓晨,就是精明强势的吴倩倩,可没想到竟然是各方面表现平平的自己。

刘欣晖拿到工作聘书那天,一边高兴,一边唉声叹气。因为她肯定是要回家乡的,在上海找工作不过是历练一下。她拿着电话,娇声娇气地和男朋友说:“每月工资不少,比咱们家那边高很多,还可以解决上海户口,想着户口和钱都到手边了,我竟然要拒绝,真是太痛苦了。还不如压根儿没有得到……”

魏彤把耳机戴上,继续和考研模拟试卷搏斗;颜晓晨躺在床上,默背单词;吴倩倩在桌子前整理简历资料。

刘欣晖刚才看到信时太激动,顺手就把洗脸的盆子放在了吴倩倩桌子脚边,本来是无关紧要的一件小事,可吴倩倩拉椅子起身时,看到盆子挡了路,一脚就把盆子踢了出去,由于用力过猛,盆子嗖的一声直接飞到门上,然后落在了地上,翻滚了几下才停止。

全宿舍一下子安静了,魏彤摘下了耳机,颜晓晨坐直了身子,吴倩倩也没想到自己一脚居然用了那么大力,她尴尬懊恼地站着。刘欣晖啪的一声挂了电话,从床上跳了下来。

魏彤不愧是做了几年宿舍老大,立即冲过去把盆子捡起来,放到刘欣晖桌下,人挡到吴倩倩和刘欣晖中间,笑着说:“倩倩,你练佛山无影脚啊?”

刘欣晖刚要张口,颜晓晨也笑着说:“快要新年了,过完新年,这个学期也就基本结束了。欣晖,你回去的机票买了没?”

被打了两次岔,刘欣晖的气消了大半,想到马上就要毕业了,犯不着这个时候闹僵,她把剩下的气也压住了:“买好了,上午考完最后一门,下午的飞机,晚上就到家了,还能赶上吃晚饭。”

魏彤和颜晓晨没话找话地说着回家过年看春节晚会……吴倩倩拿起刷牙缸,一声不吭地进了卫生间。

刘欣晖小声嘀咕:“她找不到工作难道是我的错?冲着我发什么火啊?”

魏彤说:“压力太大,体谅一下了。”刘欣晖委屈地说:“就她压力大啊?也没见晓晨冲我发火。”

颜晓晨笑说:“我在心里发火呢!你看看你,工作家里帮忙安排,男朋友呵护备至,就连随便去找找工作,也是你第一个找到,你还不允许我们羡慕嫉妒恨一下啊?”

刘欣晖叹气:“哪里有你说得那么好?我也有很多烦恼!”

魏彤抓住刘欣晖的手,放到自己头顶:“幸运女神,把你的运气给我一点

吧!我要求不多,只求能考上研究生。”

刘欣晖扑哧笑了,拿出女神的派头,装模作样地拍拍魏彤的头:“好,赏赐你一点。”

魏彤屈膝,学着古装剧的台词说:“谢主子恩典!”

三人插科打诨完,刘欣晖不再提刚才的事,爬上床继续煲电话粥,魏彤和颜晓晨相视一眼,笑了笑,也都继续看书去了。

虽然一场风波过去了,可宿舍的气氛更加微妙了。对大部分这个年龄的毕业生而言,从出生到长大,一直都活在父母的庇护下,毕业找工作是他们第一次自己面对人生选择,第一次自己面对人生压力,每个人都不轻松,心情沉重、心理失衡在所难免。

往年的年末,宿舍四个人都会聚餐一次,可今年因为考研的考研,找工作的找工作,都没心情提这事,平平淡淡就到了12月31日。

新年的前一夜,酒吧非常热闹,几乎人挤着人,颜晓晨站着休息的时间都没有,像个陀螺一样,一直忙个不停,程致远和两个朋友也来到了酒吧,可除了点单时两人说了几句话,后来再没有说话的机会,颜晓晨连他什么时候走的都不知道。

(摘自《半暖时光》桐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)

颜晓晨实在搞不懂沈侯在想什么,提出分手的是他,不许她变心喜欢别人的也是他。不过,那些并不重要,她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就好了。

12月中下旬时,学院里开始有人拿到工作聘书,最牛的一个手里拿了三个工作聘书,让还没有拿到工作聘书的人流了一地口水。

魏彤虽然也时不时去参加一下招聘会,关注找工作的动态,可她的目标很明确,汲取前人的教训,一心扑在考